

無夢之夢

• 何 苦

《顧準文集》、韋君宜《露莎的路》、《胡河清文存》、張中曉遺稿《無夢樓隨筆》，是我在心疾復發、躺在病房裏的良伴。

《露莎的路》是韋君宜腦溢血後，在半身不遂、手足不便的情況下所完成的一本十餘萬字的心血之製。另外三本書，都是在三位作者去世後不久，甚或幾十年後才由其親屬和師友整理、編選而成的。可以這樣說，這四本讀來如醍醐灌頂、眼目清涼的文字，現在依然遭受冷落。在一個對思想價值的尊重，對精神韌性的崇揚僅僅維持於某些「儀式性」的「關懷」的所謂「人文環境」中，是顧準也好、張中曉也好，豈不照舊還是流落其鄉卻無所棲的孤魂？

韋君宜應該算是幸運的，畢竟在生前可以看着自己在飽盡患難之後所痛苦反思的文字能付梓印行；至少還可能聽到儘管不多，卻一定有着正義、正直之心的讀者，對她所抒發的這一反思的意義和價值的理解。儘管亦僅是理解而已。

「一時的失敗，不會毀掉一個堅強的人。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唯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知識人的道德責任，堅持人類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們，才不辜負正義的使命。」「真誠、深入生活、大大的愛。作家的戰鬥力、燃燒的生命力、向生活的獨立的思考力。」三十二年前，而立之年的孤寂的張中曉貧病交迫，他「隨筆」錄存的這些思考，今天讀來仍震聾發聵。去年的「顧準誕辰80周年紀念會」上，吳敬璉稱譽顧準是「偉大學人」，是「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是「現代中國的一位重要思想家」。當時，我僅從《北京青年報》和後來的一期《讀書》上，見到一些零星的消息和紀念篇什。據說貴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顧準文集》忽然很「熱銷」，但我還是失望於未能拜讀到期盼中的嚴肅、鄭重其事的，或曰更具「權威」、更高「規格」的論述和「充分的肯定」。這讓我聯想起元化先生與會返滬後跟我談到的，顧準彌留時，當局命他寫檢討書，他說自己沒

有錯誤，不能承認。但最後，他還是以顫抖的手簽下了名，痛哭着承認了「錯誤」。妻子已經自殺了，他這樣做，為的是讓子女們不會因為父親的堅執而斷了「給養」。中國社科院的那次紀念座談，孫冶方的夫人洪克平老太太，拄着手杖，不請自到。孫冶方提出的價值規律理論是受顧準啟發的，顧準在50年代指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這在當時的環境中不僅難得而且更需有極大的膽識和勇氣。孫冶方臨終囑其學生在整理出版其文集時一定要補上這段史實。今天，我們在緬懷這兩位傑出的知識者時，倘若缺乏一份愧對他們的感情，倘若沒有真正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胸襟，倘若無視他們在國家、民族以及個人處於惡劣的逆境當中仍苦苦思索而獲得的確實有利於推動社會進步的遠見灼識，那麼，一切高談，從何談起！顧準不僅是一位博學而嚴謹的學者，也是一名職業的革命實幹家。他早年長期從事地下黨工作，歷任要職：曾是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建國初期亦曾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在會計學專業中，顧準的《會計原理》是基礎閱讀書目之一；他撰寫第一本會計學專著《銀行會計》時，年方19歲。對於學經濟學的人來說，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及羅賓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幾乎無人不知，顧準便是這兩部名著的譯者。至於在政治學領域，即便是在思想解放後的今日，堪與其《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之著相儔者，寥若晨星。試問，今日滬上之政壇學界，幾人是真正在「讀」顧準呢？遍覽報刊，顧準安在？我忽然想到徐渭的題畫詩句：「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

藤中。」我很願意相信這是天池道人的豁達，就像我相信元化先生的臆測：張中曉的「無夢」，實含有「拋棄夢想，向烏托邦告別」之意。然顧準者，「入世」也！

韋君宜筆下的露莎，一個年輕的北平女大學生，離開官僚家庭，輾轉奔赴延安，又到前方根據地，一心想抗日殺敵。第一次婚姻失敗，結果是與配偶分道揚鑣；第二次結婚不久，丈夫在一場莫名其妙的「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特務，女兒也死了。抗戰勝利後，她回北平探親，面臨着出國還是回解放區的「一次道路的抉擇」。我們的女主人公最後仍然是回到了解放區。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是伴隨着我們這一代60年代出生的人長大的藝術形象，但露莎的經歷並不為青年人所熟稔。露莎為她那一代人喚起對過去時代的回憶或自省，也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東西。在韋君宜的筆下，露莎的人生經歷可謂「言簡意賅」。薄薄一冊的寫實小說，揭示的不僅是「革命聖地」的生活風貌，更是一段驚心動魄、崎嶇曲折的革命者旅程。這個題材，在作家的心中蘊藏、醞釀了很久很久，她以病餘之軀，覺得若再不疾筆瀉出，將遺憾終生。這也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革命勇氣。抗日和情欲，革命和三角戀愛，真理和謬誤，迷惘和腐敗……，《露莎的路》以樸實的文風，生動再現了在那個特殊時代、特殊環境中歷史地發生了劇變的人的本性。我認為，韋君宜的這部晚年「衰殘」之作，具有極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當代中國文學史冊添此一筆，無愧矣。

應該說，我在交叉閱讀這四本沉甸甸的「歷史」時，《露莎的路》尚能帶

給我一陣滲入心脾的快感。小說的結尾是，露莎的夢還未醒透。這一筆，收得不同凡響，是一種耐人尋思的真正的文學境界。張中曉的隨筆裏有一句話：「人生的意義，使散文的人生帶上原則性。」這句話讓我掩卷感慨良久。讀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手稿，散亂的札記中常出現「寒衣賣盡」、「早餐闕如」、「貧困窮鄉」、「寫於咯血之後」……之類的文字，據傳他曾將破舊的外衣縫縫補補改成內褲。在備嘗艱苦、飽經磨難的困境中，他沒有失掉生活下去的勇氣。斷斷續續而無一貫之線索可尋的那些斷條零章、一鱗半爪，分明都是血淚凝聚的思想結晶。這樣一顆赤子之心，正如元化先生所言，並不是每個中國知識份子都能做到的。張中曉的「無夢」之筆，一如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都不是為了立言傳世才著書立說，而是不泯的良知驅使着自己疾徐抒發出內心痛苦的獨白。顧準抱病所撰的《希臘城邦制度》，終卷時距他含冤去世僅幾個月。「心遊秋水無窮境，夢越春風不度關。」命途多蹇，為學深思，張中曉最後被病魔剝奪生存之權的時候才不過三十六、七歲，至今都無人說得清他遠離塵囂的確切年月。「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不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躺在病榻上，淚光掠過那些閃爍着智慧的片言隻語，看一眼扉頁上那一張同現在的我一樣年輕、清癯的臉，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行文到此，不禁記起「五四」時四川吳虞所撰《明李卓吾別傳》中的一聲喟然長嘆：「嗚呼！卓吾產於專制之國，而弗生於立憲之邦，言論思想不獲自由，橫死囹圄，見排俗學，不免長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

世之不幸而已矣。」這是對李贄悲劇性結局最恰當不過的評論。

我在讀完23萬字的《胡河清文存》之後，腦子裏除了他懸掛於臥榻前的那幅《謝亭送別》的法書外，也還是那兩句拂之不去的斷詩：「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兩年前的一个暮春之夜，也和此刻我走筆時一樣，窗外下着大雨，三十四歲的文學博士縱身一躍，決然墜向堅硬的大地。我一直喜歡河清老辣、獨到、瀟灑、清新、不乏睿智的文筆，至少不像我這樣的情感蕭瑟。我一直相信，我們這一代交融了激昂、成熟與迷惘的人，是可以超越得了「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的局限的，就像雨果所說的：「從今以後，眾目崇仰的不是統治者，而是思維人物。」河清的自絕，和他死後的遭際，讓我又一次相信了「偉大的音樂僅適於能聽的耳朵」；能聽的耳朵，一定是偉大的耳朵。我曾寫過一篇〈閱讀音樂〉的小文，看來我習慣於閱讀，卻不善於諦聽。如果一個人就是一首音樂，那麼他的歸宿，該是哪雙能聽的耳朵？沒有人知道。

何 苦 安徽休寧人，1964年生於上海，自由撰稿人；著有《孔羅荪評傳》、《何苦隨筆選》等，另有長篇小說《雲捲雲舒》，及中篇小說選《晝黑夜白》。